史記抄卷之四十二

白起王翦傳

白起者郿人也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讀之半而知其無死所矣豈必杜郵哉善用兵起案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此一句沒頭腦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

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案爲長平之戰案）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

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
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
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以下非起本傳而附載者以秦陰使白起將故也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
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
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
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
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閒曰秦之所惡獨畏
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
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閒之言因使

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主]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韓信破成安君兵法大畧相同]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

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韓）司馬梗定太原（趙）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此說范雎忌白起之心不能不起矣）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刺心）雖無欲爲之下固不

且頗佳

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
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
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
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
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
次武安君與應侯有隙如畫
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
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
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
何宴之論甚當
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

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
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
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
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
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
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
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
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
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
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

陳夢槐曰起翦殺伐之慘太史公每於傳尾特着餘悲

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起案）秦始皇既滅

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

伏後案

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寑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

寫始皇已入王翦術中

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巳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巳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巳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音麁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

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東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兵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

懈然後擊之

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於傳末叙其後世之報以或曰客曰問荅發明之叙事中兼議論亦一例也）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音没）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起翦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三

孟嘗君傳 予嘗有言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誠然誠然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客鄒忌及田忌將牽別事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絹是歲梁

餘子既多其母又賤生時又惡文又忌之寫得我生不辰又後翻跌奇文出來

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

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之游俠自此始)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以上特以田文所得爲太子而封於薛之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

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
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
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
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
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
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
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
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
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
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

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後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養客之效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

有狗盜即復〻雞鳴天下事無〻無对者信然

此爲孟嘗諸客〻横

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
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
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
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　○夜後有味
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　先發
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
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
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
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
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

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
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
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
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
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
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
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
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
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

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
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
○結宗
○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
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
逸其名
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
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
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
養士之效延至於此
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
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
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

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人名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人名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冄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走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小結）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以下食客之事與前所序不相屬故別爲疏之於後）

初馮驩（另）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

國策與此各有詳略不必一一同不悅與周其視點各有境

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蒯緱彈其劒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冷着不了起後案）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

長者無他伎音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

淋漓點畫甚妙

○驩事與魏子事相混

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
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
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
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
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
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
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
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
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
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

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哉君急使使載幣陰迎

妙

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畧

又妙又妙

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
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
千戸（指悉如書）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
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
太息嘆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
生所知也（讀至此卷客慇是虛声）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
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
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
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
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

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可見好士而無所擇其禍至于身沒百餘年而不衰

孟嘗君畢

一病字而大開得口真人固不凡毛公薛公在城中而不識躄者

史記抄卷之四十四

平原君虞卿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盖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平原君好士可記者衆獨舉斬美人一節此割要領）法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

總案

在閭巷而不識李同在傳舍而不識毛遂在食客而不識平原君信徒豪舉耳

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

有風神

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太史公章峯寫好士於孟嘗則曰下坐於平原則曰無以滿二十人）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甚揷）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

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 張四百七十七
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
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
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
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
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
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
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
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
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補初）戰而舉鄢郢再戰而

燒夷陵二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

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

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
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
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
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
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
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
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
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
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
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

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
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
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
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起浩宕躡蹻檐簦虞卿可見者只合從說趙楚齊以擯秦一事
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
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
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
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

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

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

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
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
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
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
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
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
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
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
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

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
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
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
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
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
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
孰吉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
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
病死女子爲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

室傅姆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音愼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

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
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
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
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
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
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
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
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
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
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

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
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
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
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
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
請從（復上文）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
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
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
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

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戸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見白起傳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平原傳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五

信陵君傳　信陵君是太史公胷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太史公品信陵君養士處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

高云探敵国陰事則得以早計而預防之史以較此一端而文子謀国之方畧具見矣

非爲寇也復傳如故王恐心不在傳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

今人能盡否

暗伏後案

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
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
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
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
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
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
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
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
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結案）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

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參考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

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賔客辯士説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賔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澹宕）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餧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屛人間（音閑靜語）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音諮）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

凌約言曰惟有
畏泣乃稱信陵太
太史公形容亦妙

高云盜兵符而窮
究首謀者則侯
生爲大戮矣故
先自剄以絶禍根
其所料甚審也

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
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
即嘖啞也 下更
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
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
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
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
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
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
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
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

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侯生此死所謂輕於鴻毛者也當時皆以此輩爲賢何哉
客說頗正

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
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一句剪住甚簡）（太史公詳處在信陵所以得士畧處在秦軍所以加）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
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
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
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抱前）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
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
獨與客留趙（數句總上盡）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
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
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

公子自責至令趙王不忍言獻城太史公描寫公子謙讓宛然如見

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
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
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
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
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
才有本領
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
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
伏後案
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
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
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

極形忌之真能求士

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
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
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
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
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
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
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
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有洗發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
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

正論

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

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以魏亡係本傳見公子繫魏之存亡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

董份曰贊語有感嘆于諸公子蓋有取於信陵也

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信陵傳

史記抄卷之四十六

春申君傳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學傳聞事楚頃襄王頃
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
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
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
追前事發案
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
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黄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
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
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

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

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盡也)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
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
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
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雖爲楚計秦亦是難論)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
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明切)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
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
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
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婉入)今王妬楚

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
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
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
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
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絶腸
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
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
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

談兵禍之慘深切詳
至讀之令人惻惕悲
哀實指之羅珠
雇對李華弔古戰
場文所自出

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

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
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
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
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大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
（遲音直猶乃也）
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
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
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
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
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

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
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
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
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
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
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
爲人臣出身以狥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
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
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
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

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即前十五年内事）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好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客 伏篇末起案）春申君相

插入秦事先閑
閑點出呂不韋
直照篇末

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
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
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
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
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
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
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
只如此便佳
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
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

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
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
不宜子恐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
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
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
先虛寫一句下即其謀也
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
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
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
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

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
諺曰利令人智昏
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
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
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
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
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
之福不望而忽至者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

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

四豪食客各数千。然就中獨馮毛侯朱為奇。信陵自迎固為上。孟嘗至今收債而謝之。次。平原至今自背。又次。春申說而不听。下矣。英但小慧非彼三人同。

制字所包廣無旄之謂其惑園妹若失朱英則不斷耳

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内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結案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事與本傳合故及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春申君畢